

制服青春系列

新锐作家
· 册子 ·

执/笔/书/写
暗/恋/情/深

我的 监察官男友

册子

·

落拓文艺 小编辑 × 清朗正义 监察官

我爱你纵有疾风起 // 人生不言弃 //

我是陆临渊，
我是江听雨，
我爱你就是
我爱你。

因为一场无意的
相遇，
拥抱了突如其来的
欢喜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我的监察官男友

册子 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监察官男友 / 册子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7
ISBN 978-7-5594-3862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册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39978 号

我的监察官男友

册子 著

- 出版人 张在健
责任编辑 丁小卉
特约编辑 一个如斯
装帧设计 瞌睡君
责任印制 刘巍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88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862-1
定 价 39.80 元
-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一章 命运的馈赠 /001

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，
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，狂风乍起。
——冯至《十四行诗》

第二章 无意穿堂风 /021

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
——李宗盛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

第三章 汀上落白沙 /032

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
——张国荣《春夏秋冬》

第四章 呢喃望星空 /045

生活如此绝望，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。
——奈保尔《米格尔街》

第五章 小楼又东风 /069

我不想安慰你，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。
——北岛《红帆船》

第六章 浅喜似苍狗 /081

我渴望能遇见你一面，但请你记得，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。这不是因为骄傲，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，而是因为，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，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。
——波伏娃《越洋情书》

第七章 海上生明月 /096

我显出厌烦的样子：在茫茫的大沙漠上盲目地去找水井，真荒唐。然而我们还是开始去寻找了。
——安托万·德·圣·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

第八章 心若无一物 /112

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，提起你名字，心还跳动，却没重逢，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悸动。
——杨丞琳《匿名的好友》

第九章 终究染懵懂 /136

真爱的第一个征兆，在男孩身上是胆怯，在女孩身上是大胆。
——雨果《悲惨世界》

第十章 心中有山岳 /166

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
——文天祥《正气歌》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十一章 我有所念人 /196

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该说你爱他。
——珍妮特·温特森《守望灯塔》

第十二章 我知寒山意 /217

我们的生命被琐碎消耗至尽。
——亨利·戴维·梭罗《瓦尔登湖》

第十三章 春心泛秋意 /238

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
——舒婷《致橡树》

第十四章 夜来风雨声 /247

我也并非全然悲观，如果不满怀希望，那么满怀什么呢？
——木心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

第十五章 爱于尘埃处 /262

疾风骤雨一般，她只觉得无处可逃，却又放任自己甘心沉溺。
——明开夜合《于尘埃处》

第十六章 寂于钟情时 /285

我可不是愁容骑士，我一点也不会相思、叹息、吟诗、唱小夜曲。
——王小波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

番外一 此生唯愿挽你手 /299

番外二 初一永远爱初七 /306

后记 /312

第一章 命运的馈赠

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，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，狂风乍起。

——冯至《十四行诗》

山涧、田野、房屋，间或几个稻草人，从窗外呼啸而过。

江听雨疼得捂住胃部，又担心这一幕落在别人眼里成了矫情，最终松开了手。

熬了一会儿，她强撑着站起身，想去接杯热水。火车正好碾过轨道接口，车身晃动，江听雨一个趔趄，往对面男子的怀里扑去，杯中冷茶全泼在男子胸口。

男子倒很绅士，抬手扶住了江听雨，丝毫不见恼怒，也没有趁机摸一把来占些便宜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江听雨小声道歉。

男子大大咧咧一笑，露出两排白而整齐的牙齿：“没事。”

江听雨顾不上接水了，手忙脚乱地从背包里掏出纸巾递过去：“您擦一擦吧。”

男子也没扭捏，抬手来接，却没掌握好力度，不小心碰着了江听雨的手指。江听雨似被虫子咬了似的，忙不迭缩回手。

对面男子漫不经心地擦着被打湿的衣服，也不管有没有擦对地方，目光全落在江听雨身上。他看出江听雨的手足无措，也看出她应该刚哭过。

“你不舒服？”男子注意到江听雨的脸色不很好看，再次开口。

江听雨没有作声，只摇了摇头。她不是个内向的人，但的确不习惯陌生男人的问候。

男子未觉尴尬，语气温柔却又不容反驳：“别想否认，一个人舒不舒服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”话音落下，他拿起江听雨的杯子往接热水的地方走去。

江听雨连忙起身阻拦，却没追上男子的步伐，又不想心安理得地坐着，只好跟过去，略显局促地站在一边。其实她很想问：那一个人乐不乐意，你怎么就看不出来了呢？

男子接完水，转身见江听雨乖乖地站在身后，不禁笑出声：“哈，你要不要这样……”顿了顿，才继续说，“老实？”

原本他是想说可爱的，但又怕显得太轻浮。

但就算是“老实”这样一个朴素的形容词，也让江听雨红了脸，看得男子更觉有趣。

坐回位子，男子将水杯递给江听雨。江听雨道谢，接过水杯时格外小心，刻意避免了与男子再有任何肢体接触。

“你是本地人？”男子见江听雨的眉眼间渐渐又爬上一层愁色，便故意找话聊。

江听雨点点头。

“我不是本地人。”男子笑着说。

江听雨：“……”

男子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儿傻，笑一笑，做起了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白石楠，是来青阳古城玩儿的。”

江听雨转过头，看向对面的人：“白石楠？”

白石楠“嗯”了声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我们这边‘白’姓不多见，以往只在书里看到，第一次遇到姓‘白’的真人。”江听雨自然不会告诉他，刚才自己是想到了一首宋代的诗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若她真说了实话，难免有卖弄之嫌。

白石楠脸上忽然浮现一抹骄矜之色：“对啊，‘白’姓不多见，而且我这个名字也是有讲究的哦！宋代有一位不知名的诗人，名唤高似孙，你知道吧？”

江听雨极爱古诗词，自然知道这个诗人，事实上，她已经知道白石楠指的是哪首诗了，但她装作不知道——她是个体贴的人，愿意给白石楠这个卖弄的机会。

白石楠继续扬扬得意：“高似孙有一首诗，写得可好了，我给你念一下啊。”

江听雨点头。

于是白石楠很风雅地背起诗来：“自随野意订山行，香学楠花白水生。借得风来帆便饱，隔溪新度一声莺。”

江听雨见他背得认真，便也捧场，一脸认真：“啊，原来你的名字取自古诗词，很有内涵，也挺好听。”

白石楠听到这声一本正经的“啊”，再看着江听雨那张认真的脸，刚酝酿的那点儿风雅又没了影，再一次笑出声。那种发自肺腑的笑意，有点儿类似于当年在学校的大礼堂，他所在的班级表演诗歌朗诵，他却在大家一脸肃穆地喊出“啊，海燕！”时笑场了……

江听雨也不知道白石楠究竟在笑什么，只当他是被夸奖了傻乐，也抿嘴笑了笑。

白石楠主动攀谈，原本只是想转移江听雨的注意力，不让她沉溺于自己未知的低落情绪，这会儿见江听雨笑了，虽不甚明确，但到底是已从方才的压抑中走出，便不再作声。

车到中途一个大站点时，有不少人下车。

江听雨望着那些拎着箱子远去的人，就像望见过往时光里，那些一去不返的热切。她曾热切期盼过将来会怎样，却忘了今日也曾是她向往过的人生，不肯承认当下的落魄就是她曾向往过的将来。

已是晚上十点，大多是下车的归人，鲜少有过客上车，车厢愈发稀稀落落，渐趋寂静。

邻座的女生一直在看书，忽然啜泣起来，遍寻纸巾未得之后，捂着半边脸往洗手间跑去。

江听雨瞥了一眼那本书——是余华的《活着》。嗯，是得哭。

白石楠却很不解：“看本书也能哭，女孩子果真是水做的？”

江听雨未回答他，反倒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，待

会儿回来，你打算怎么安慰？”

白石楠：“……”

江听雨似笑非笑地望着他。

白石楠向来性子活跃如原上野马，是个很不怕尴尬的人，但这回被一个姑娘看穿却属意外，张了张嘴又发觉没什么好辩解，愣怔片刻，只好有些害羞地摸摸鼻尖：“被你看出来啊。”

江听雨当然看出来了，她虽时常带刺，但也不是个不识好歹的人。白石楠为了不让她陷入一味的失落，刻意找话说，转移她的注意力，虽于她而言收效甚微，但笑一笑使人放心也不难。

良久，女生回来，发现自己的书上多了一颗巧克力，带榛仁儿的。

她四下望望，目光在江听雨和白石楠身上停留片刻，笑了笑，将巧克力小心地揣进包里，算是承了这份陌生的暖意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江听雨和白石楠知道女生到底不放心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她也没有扔掉，还妥帖地收起来了，是以并不介意。

有些事，本就不必在乎结果，要的正是那一刻快乐。

火车渐渐发动，驶向下一站，车轮如同岁月翻滚，不知疲倦。

白石楠让江听雨帮忙看着东西，去了吸烟区。

江听雨掏出手机，摁亮，咬咬嘴唇，才打开微信。

果不其然，十几条未读消息，又是已经听了千百遍的那些劝和的话。

“妹，你真上火车了？如果还没上车，就告诉我哪里，我去接你，然后让爸跟你道歉。”

“妹，不要跟爸赌气，他年纪大了，是有些固执。但我们要体谅他，他心里苦，也不容易。”

“妹，妈说你跟爸爸吵架，为什么连她也不陪了？”

……

“妹，爸是个臭脾气，其实你也不遑多让。”

一条一条往下翻，看到最后这句，气恼之下，她也不顾节省话费了，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。

那边江淮南刚接通电话，“妹”字还没喊出口，江听雨就先声夺人：“我

是个臭脾气？我臭脾气总比你软弱无能好！你总是在劝和，却从不管两边的立场谁错谁对！”

江淮南：“……”

今天，江听雨是被她爸骂出门的，这会儿又被她哥说成是臭脾气，自然气昏了头。

那边江淮南半晌没出声，江听雨又连珠炮似的说下去：“江淮南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虽然我从来没对你抱过希望，但你能不能稍微黑白分明一点？是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但有些事就跟正义一样，不允许出现灰色地带！现在我和你爸之间就是这个情况，楚河汉界，你必须选一边靠岸，不许站在水中央！你一不是伊人，二不是蒹葭苍苍！”

听了妹妹控诉自己的话，江淮南哭笑不得，知道今天实在不宜再劝，劝也白劝，只好避重就轻道：“什么我爸我爸的，我爸不是你爸？多大的人了，净说些傻话。”

若是以往，哥哥说这样无奈而宠溺的话，江听雨也就顺阶而下了，一家人，哪有隔夜的仇。

可今天，情形实在不太好，日子也过于特殊——大年三十，举国上下阖家团圆啊！她的父亲却叫她滚，对她怒目而视，用深恶痛绝的语气。

除夕夜，乘客少之又少，大家都在家守着火炉、嗑着瓜子儿看春晚呢，因此江听雨很容易买到了票。凭着一腔孤勇，江听雨买票、进站、上车，又一个人将笨重的大箱子搁到置物架上，直到坐稳了，才把头趴到桌上无声地哭起来。

那些眼泪重获自由般，夺眶而出，最后她哭得都有些胃疼了方停下。

担心别人看出自己哭过，她又趴了许久，等脸上看不出异样了，才抬起头想去接杯热水，不料还是被对面的白石楠看出自己哭过。

感冒、贫穷和哭，怎么样都藏不住。

与哥哥的一番交谈自然又是不了了之，江听雨挂断电话，陷入了自怨自艾的死局，气恼之余更觉烦闷，感到孤军奋战的无力。

所以说，有时候人需要自己麻痹自己，很多事不能细想，若细想，则多令人沮丧啊！活到如今，她的人生仍不见半点春色繁花，尽是一地鸡毛。

十来分钟后，白石楠回来了。他擦干手上的水，拿出一支护手霜，仔仔细细地抹了起来。

江听雨看着白石楠修长细嫩的两只手，加上他那副认真无比的表情，觉得好笑，鬼使神差似的，暗暗摸了摸自己的手——读书时勤工俭学，打扫了四年阶梯教室，手心从此留下厚厚的一层茧，提醒着她困窘和不堪。

她刚沉下去的愁思，又轻飘飘却绝不忽视地浮了上来，甚至内心生了一种荒谬的冲动。

《断头王后》中说：“她那时候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可若真能畅快、恣意、不知愁苦地活一回，江听雨想，那就标好价格吧，她不害怕代价，也不在乎结果。

为免热心肠的好先生白石楠再次担心和询问，冷硬的江听雨小姐心中纵有一场风雪，面上也是不动声色。

夜越来越深，车厢内的乘客大都进入了梦乡，等一觉醒来就是故乡，多美滋滋呀。

不知何时，窗外下起了雪，由飘渺到清晰，由细碎到壮阔，势要将这黑乎乎的世界银装素裹。

白石楠直直对着对面的江听雨，只见她捧着水杯，乖得像只兔子，小口啜饮着。杯中热气袅袅而起，将她那张平淡无奇的脸隐约掩在其后，竟多了份朦胧美。

窗外飘雪、车里静寂，这一切都使人觉得安宁。

杯中水冷，江听雨将视线从窗外收回来，发现白石楠已经趴在桌上睡去，呼吸却并不通畅，似是着了凉。

青阳古城坐落于深山，又临水畔，到了冬日，窗起雾、瓦结霜，虽是同样气候，温度却低于城区。白石楠远道而来，对青阳气温并不了解，又是临时起意，因此没带多少厚衣服。

微不可察地叹口气，江听雨轻手轻脚地将行李箱搬下来，打开后取出一件黑色羽绒服，顿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披到了他身上。

白石楠受了风寒，又逛了一整天古城，这会儿头昏身软，困得不行。感受到身上忽然传来的暖意，他下意识拢了拢羽绒服，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，再次沉沉睡去。

江听雨揣着苦闷无比的心事，浑然无睡意，索性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朋友极力推荐的APP。不同于微博此时吐槽春晚、全民狂欢，也不同于微信朋友圈一片祝福语、热闹纷繁，这个APP显得冷静又极简。

论坛里，多是表现自我才艺、爱好与内心世界的发言，大家互不相识，却能在萍水相逢后畅聊通宵，也有人通过这个APP，确认过眼神，遇上对的人——江听雨的朋友便是其中之一。

江听雨深知自己各方面有多不如意，因此不抱任何侥幸心理，只把这里当作一个树洞，既可以窥探他人的精彩生活，又能抒发自己内心一隅的感受。

论坛置顶了一条帖子：你不怕苦，你不怕疼，你不怕泪水，你怕孤独。

下面有不少人跟帖，也有同城的人约好线下见面，共同度过漫长无聊的假期。

在这样清冷的雪夜里，在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绪下，江听雨也发了一条帖子——在座有没有凌城的闲人？明天约个电影，再约个第二杯半价的奶茶？AA。

发完帖子，江听雨便关掉页面，打开一本小说看了起来。小说讲的是一个兜兜转转很多年、渴望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暗恋故事，令人神伤，又不免令人神往。

随着监察体制的完善，陆临渊所在的凌城监察委愈发忙碌起来，很多之前睁只眼、闭只眼就可以过去的事情，如今则透明地呈现在群众面前。

腊月二十九，监察委收到匿名举报，称凌城的政府工作人员谭镇，在年前参加贫困村的扶贫考察期间收受贿赂，这几天在老家过年，又随村干部到青阳古城、森林公园等景点游玩，并接受该村赠送的大量土特产。

陆临渊和同事黄连临时受命去核实情况，坐火车到了青阳古城景区，没逮到人，又包了辆出租车连夜赶到村里，正碰上喝得醉醺醺的一群人，被村干部们众星拱月般围在最中间的恰是谭镇。

因在凌城打过照面，谭镇认出陆临渊二人，当即吓得酒醒了大半，站在原地无法动弹，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句利索话儿。

有村干部疑惑道：“哎，谭领导您怎么不走了？”

另一个村干部则盯着陆临渊，不耐烦地吼道：“小子，你是谁家的崽，这么不懂事，挡住领导路了，知不知道？”

陆临渊静静地站着，出租车的前灯照在他身上，刺破了面前的黑暗。

黄连则径直走到谭镇面前，俯身到他耳边说：“谭科长，您要不要叫他们都撤了？面子给你留点儿。”

谭镇心下慌张，知道事情要坏，只得对那群村干部道：“你们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回去。”

村干部喝了酒，一个个“义薄云天”：“那哪行呀！咱们村还仰仗着谭领导照顾呢，当然要把您送到住处才能安心。”

谭镇被这群没眼力见儿的人闹得很心烦，送送送，你们这是要送我去西天！

陆临渊没心思周旋，直接掏出证件，在众人面前亮出来。他在工作上，向来就不是拖泥带水的人，更不会给走错路的人留面子——谁让他们失去党性，净走歪路的？敢犯错，就要敢承担。

有个大胆点的村干部凑过来眯着眼仔细瞧，待看清证件上的字，顿时吓得一哆嗦：“监……监察官……”

众人先是面面相觑，而后明白过来，赶紧点头哈腰地溜了。

黄连也没阻拦，那些人，自有县级的监察官来处理。他和陆临渊要做的，就是查实谭镇违纪的证据，将谭镇带回凌城。

就在众人作鸟兽散时，陆临渊却忽然出声：“站住。”

那群村干部站在原地，心中叫苦不迭：他们也不归凌城的监察官管呐。

陆临渊走过去，在一个面相透着凶狠的男人面前站定：“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。”

男人面色一变，很快又佯装镇定，将口袋翻开：“您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可以走了吧？”

其他村干部一一附和：“对啊，监察官，我们没犯什么事儿啊，可以让我们走不？”

陆临渊伸出手，往男人的裤腰带摸去。

男人紧紧按住他的手，声音带了一丝不逊：“怎么，陆监察官这是要耍流氓？”

其他人也疑惑，这位监察官摸人家裤腰带干啥呢？陆临渊盯着男人，手一挣，借着一股巧劲挣脱了男人的束缚，两根手指往里一探，掏出来一样东西，是把车钥匙。

男人额上青筋暴起，这把钥匙是谭震刚才趁乱塞给他的，目的就是让他离开后，提前将谭震车上的东西清空，这样便没证据了，而今晚吃这一顿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。只是谭震动作隐蔽，他的身手也快捷，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被陆临渊抓个现形。

黄连也惊了一下，看向陆临渊：哥们儿行啊，这么隐蔽的小动作都能被您抓到，也该这位谭科长倒霉，碰上您来查。

陆临渊斜睨了黄连一眼：“要像你那样粗心马虎，我不如回家种红薯。”

黄连：“……”

回到谭镇的住处，陆临渊一眼看见门前停着的车。

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谭镇，沉声道：“后备厢打开。”

谭镇还要挣扎，掏出包蓝王烟，抖出一根，双手捧到陆临渊面前：“陆监，您大老远赶过来，真是辛苦了，您抽根烟……”

“一个科长，抽的居然是蓝王烟，生活水平不错。”陆临渊将整包烟拿过来，抛给一旁的黄连，“收好，证据。”

黄连：“……”人家给你递烟示好，你却把人家的烟缴了，还当作证据？这么铁面无私，不愧是我最好的兄弟！

“打开。”陆临渊没理会黄连，双目紧紧盯着谭镇，神情更加沉重，再次命令。

“谭科长，我劝你还是把车子打开吧，你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挣扎也是徒然，反而会把事情闹得更难看，还添个‘违抗执法’的罪名。”黄连脾气比较好，乐于奉劝几句。

遇上陆临渊这号油盐不进的人物，谭镇明白事情毫无转旋余地，朝天叹口气，走过去，将后备厢慢慢打开。里面满满都是烟酒、腊肉，甚至还有几棵水灵灵的青菜。

黄连也叹气：“我说谭科长啊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好不容易从山村里考出去，拼到现在这个位置，难道就缺这口吃的？它们值得你拿前途、拿信仰去换？”

谭镇埋头看地面，说不出话来。说什么呢，说他没想贪，只是觉得既然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既得的便宜不占白不占？

陆临渊拿出摄像机打开，递给黄连。黄连将摄像机对准二人。

“谭镇，车上的烟酒、腊肉是谁的？”

“村干部送给我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给你送这些？”

“之前有好几个村在竞争贫困补助款，他们想让我在贫困情况调查表上动点手脚，我……我没抵抗住诱惑。”

“除了车上的物品，是否还接受了其他好处？”

谭镇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心想陆临渊掌握的顶多就是这点明面上的东西，至于更深的，监察委肯定毫无知觉，不然就不止是两个毛头小子来村里逮自己了，而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承认，然后回凌城接受处分，写点报告，就此息事宁人。

想通之后，谭镇对自己的违纪行为供认不讳：“年前考察的时候，收了一万元现金；这几天去景区玩，门票和食宿都是他们安排的。”

案子到此已有清晰脉络，证据也有了，百分百符合举报的内容，可以说是完成得相当干脆漂亮。

天寒地冻，黄连此时归心似箭，正打算关掉摄像机，却见陆临渊并不急于收工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

陆临渊的确时想到了一些东西。他前不久认识了一个叫阮旭的朋友，号称凌城的“首席谈判官”，曾在闲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一场谈判看似只关乎双方公司的利益，但其实对于谈判官这个第三方个体，也是有极大影响的。在外行眼里，谈判官赢一场谈判，能够得到的就是名气，以及合同上约好的固定佣金。但实际上，谈判官真正重视的并非固定佣金，毕竟输赢都有佣金拿，混日子也无不可。所以，真正让谈判官追逐的，除了名气和佣金，还有客户的那一部分利益。为客户争取到的利益越多，谈判官能够拿到的佣金也就越多。

同理，无论谭镇对老家拿到贫困补助款有无帮助，作为村里最有出息的人，他都能够得到土特产之类的小好处，一是村民并不觉得自家的土产贵重，二是乡亲间的馈赠、对“大官”的热络，都属农村的正常现象。因此，谭镇真正谋求的，很可能不只这点表面上的东西，应该还有更深的东西。这种心甘情愿走歪路的人，往往无利不起早。

因此，陆临渊丝毫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谭镇，追问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谭镇闻言，刚放下去的心又提起来了，陆临渊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监察委还掌握了别的什么证据？

陆临渊细细观摩着谭镇的每一个表情变化，这件案子太顺利了，谭镇也承认得太干脆，反而令他愈发生疑。他面上平静，声音却比山间的寒风还冰冷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别动歪心思，再仔细想想。”

谭镇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，又是拱手又是作揖：“我知错了，我不该走歪路。但是没有其他的了，真的没有了。”

谭镇的认错态度无比诚恳，陆临渊却并没有被他带偏，他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很快构建了一条无形的利益线：谭镇当了官，得到了老家村民的土特产；谭镇有在贫困调查表上面动手脚的权力，得到了村干部送的现金。那么他帮这个村拿到补助款之后呢？从补助款之中私自抽取一部分？这太冒险了，不可能。

陆临渊没在农村待过，平时接手的案子也都发生在凌城市区，很少下基层，是对农村的建设并不熟悉，此时仅凭从新闻中看到的一点皮毛进行猜测。补助款……补助款……村子拿到补助款，一般会发给低保户、残疾村民，种树，以及……修水渠、修路！

思及此，陆临渊茅塞顿开，嘴角勾起一个近乎于无的微笑，又很快恢复如常，挑眉道：“谭镇，你在老家应该有水泥商朋友吧？或者干挖沙、运沙这一行的朋友。”

谭镇如闻惊雷，浑身一震，一时竟说不出半个字来了。这不可能！那么隐秘的交易，不可能被人发现的！

看见谭镇的反应，黄连连未打完的哈欠都停顿了，当即明白这其中还有隐情，不由得朝陆临渊送去心悦诚服的一瞥。

这案子的严重程度，很可能已经超出他们来之前的预期，眼见有风雪

欲来，陆临渊决定先将谭镇带回凌城，等待上级做了指示再审讯。

他转了转手中谭镇的车钥匙，而后朝黄连一抛：“我累了，你开车。”

黄连一把接住钥匙，关了摄像机，陪谭镇进屋收拾了个人物品，也不歇息，随即连夜带着谭镇赶回凌城。

陆临渊坐在后座，时不时接收到黄连从后视镜里投递过来的佩服目光，可纵然挖出这么一桩贪腐案，他的脸上也并无得意之色。有什么好得意呢？不过是熟能生巧。而那些使他变得熟练的案子，正是官场之悲哀。

然而就算反腐道阻且长，仍然没人放弃希望。为之奋斗者、为官清廉者、关心国事者，内心仍充满着正气和信仰，就像相信暗潮会退去、天会亮。

回凌城的路上，陆临渊心中乱得厉害，一会儿想到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件，一会儿想到即使没有他在场，也充满欢乐的家……最后，他掏出手机，打开QQ，翻到一个灰色头像。

他用大拇指轻轻抚摸着这个头像，它有多久没亮起了？有十六个月的光阴那么长。

黄连从后视镜里看见陆临渊尽显疲态，有些心疼——陆临渊太专心了，凡事都会极度专注。这样的结果就是他能发现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，想到一些关键点，工作效率极高，但心力耗费过大，容易累。而此时涉案人需要看管，依照陆临渊认真的性子，他再困也不会睡。

想了想，黄连便刻意找话说：“小渊渊，玩手机呢？”

陆临渊抬头看向后视镜，递了个眼神：你这是明知故问，还是瞎了？

黄连咧嘴一笑：“我的小渊渊，你是不是很无聊、很空虚呀？”

陆临渊很想堵住黄连的嘴：“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有话直说。”

黄连不逗他了，道：“我给你推荐一个APP，可好玩儿了，我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去上面逛论坛，特别解闷！”

若是平时，陆临渊根本不会理，但今日着实心乱，逛一逛似乎也无不可。按照黄连所说的名字，他下载了软件，注册，进入论坛。

不断滑动屏幕，他看见了许多人的发言，原来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团圆日子里，百无聊赖的人不止他一个，孤独的灵魂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